

一句中文的惊喜

邹少男

2000年,我大女婿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亲家公来美国看望儿子和儿媳。回国后在北京向我讲述他在美国的见闻及趣事。其中一件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次,他在街上看到前面一个圆圆胖胖的白人年轻姑娘,随口说了一句:“吃什么吃得这么胖?”没想到那姑娘回头一笑,用中文回答:“吃饭呗。”听者愣了一下,随即两人都笑起来。

无独有偶,另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女孩,满头淡黄色的头发,忍不住感叹道:“这孩子的头发像青苞米须子似的。”谁知那小女孩立刻回头问道:“苞米须子是什么?”也是一口流利中文,让我这位亲家再次惊讶不已。这些小插曲让我深刻感受到,在当今

社会,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愈加频繁,而语言作为交流的桥梁,是多么的不可或缺。

其实类似的情景我自己也经历过几次。

当年我在北京的居住小区里,曾住着一家加拿大人,家里有一个小男孩,竟然有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杨栓柱。我们初次见到他时,我老伴指着他小声对我说:“你看这小baby(婴儿)真白。”没想到杨栓柱立刻用中文反驳道:“我不是baby,我八岁了!”童言无忌,却也令人忍俊不禁。当然,那时我们说他“Baby”当然不对,要是现在就不会这样说了。

后来我们来美国照看孙辈,闲暇时我常与钓友老李、老徐一起驾驶钓鱼船,在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的

支流——奥克框(Occoquan River)河上钓鱼。有一次,邻近我们的一艘船上坐着三位美国人,他们船上的装备都很专业,而我们的船就简易多了。钓了许久,谁也没钓上鱼。我笑着说:“看来不上鱼跟船没关系啊,他们那么好的船也没钓上鱼,这不是浪费吗?”我以为他们听不懂,便毫无顾忌地说了出来。

谁知其中一位老外忽然回过头来,用标准的中文说:“你们好! 钓到了吗?”我心里一惊,连忙说:“你会说中文,我真高兴! 在哪儿学的?”他答道:“我们的公司在北京,这次是回来休假。”我一听顿感亲切,笑道:“哎呀,我家就在北京,咱们是邻居啊!”

六年前我住进老年公寓,经常看到一位韩国老人坐在大院里的长椅

上,拿着花生米,逗引松鼠跳到他的腿上来吃,还不时地把松鼠托在手掌上。一次早饭后我们走出公寓大门,发现他在我们前面,我小声对老伴说:“他敢把松鼠托在手上。”他听到后回头说了一句中文:“早上好!”我一愣,立即回答:“你好!”,没想到他又说了一句:“吃饱肚子了吗?”,我又回答:“吃了,谢谢!”,此后,我发现他还会说好几句中文,尽管用词笨拙但很有趣。因此,我们以后见面时,经常互相打哈哈开玩笑。

世界看似辽阔,可人与人的交往却常让人感到世界之小。两地的山、两地的树也许永远无法相见,但人却可以跨越千山万水走到一起,这种可能性,正是人生之美妙、传奇及快乐所在。

夏日的紫薇

邹少男

在老年公寓大院里,散落着三十二棵紫薇树。它们既像静默的守护者,又像排练多时的表演者,正等待那激动人心、令人翘首以盼的登场时刻。

在我们北维州,每年七、八月分是紫薇花盛开的季节。紫薇,又名“百日红”,顾名思义,它一旦开花,便要不知疲倦、热热闹闹、张扬地开上整整一百天。色彩有白、粉、紫、浅红、深红,皆在绿叶掩映中欢天喜地地尽情绽放。

这些展现犹如天公委派花特使,从天

上悄悄倒了一瓢颜料,在一片充满活力的绿色中,刺绣上三十二簇绚丽的繁花。

此刻是六月十八日,虽尚未真正入夏,三十二棵紫薇中已有几棵“急性子”在枝头悄然绽放出花球,吹响了夏日的号角。

从树下经过的人,多数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或注视着花球,或驻足拍照,或感叹的赞美、评论几句。我仔细地观察两朵率先绽放的紫薇花团,在这一粉、一白的花团顶部还留存着去年花团凋谢后的果实包。这些果实包有的完整无损,有的已经炸裂,种子

失落。我遐想:或许每一棵紫薇树都深藏着以往的回忆,即那些流失岁月的风雨、艳阳、热忱、安静的时光。

我笃信,到了七、八月,这三十二棵紫薇树,会如同接到了响亮的号角,争先恐后的粉墨登场,在所有的枝头都会顶着一团团宛如团锦的花球,把公寓大院点缀得色彩缤纷。那将是整个夏天最热烈、最奔放的时段,宛如一支正在演奏着的进行曲。

我相信,到了九月,甚至十月初,当气温转凉,紫薇仍会依依不舍地绽放。它是要在

季节转身时再坚持片刻,努力的把整个夏天最热烈、最奔放的时段,留在明媚的尾音中。

老年公寓的这三十二棵紫薇树,从初绽到暮落,仿佛是一首悠长的赞美诗,吟唱着生命与季节之间温柔而美妙的回响。



大地秋声

方华

噌——

是一只蚱蜢弹跳的声音。如果你不蹑足敛息,就不会听见这轻松的一跃。一道优美的曲线里,生命,跨越了季节。

夏到秋,就这么短暂,就这么潇洒。阳光还在深情地抚摸一枚阔叶,秋就在一场凉风里,把一茎绿草当作岁月的琴弦,轻拢慢捻一首月光之曲。

噌——是季节的弹跳,更是一只蚱蜢的生活表达方式。

人生的弹跳,可没这么简单。

啪——

一只谷荚炸开,让失神的太阳惊悚。阳光还未从一片摇曳的叶尖上回过神来,一颗小谷粒,就快活地跳进了茂密的秋。

啪——身后又传来一声,是一颗小小的心情,与阳光在田野间躲着迷藏。

太多的快乐被收进了箩筐,被季节忽略的一颗,躲在一片叶子下。

啪——它又吓了刚探头的月光一跳,在空荡荡的田野上咧着嘴笑。

在秋天里能爆开地笑的,不是所有的生长都能做到。

嗒——

一颗露珠落在山坡上,湿了季节的行走。

秋天的一颗泪? 月亮的一颗泪? 没有伤感,是感激与喜悦。笑容挂在一茎草叶上,里面有阳光的影子与温暖。

嗒——收获的日子,谁的心中有一颗感激在滴落。

大地无声,收藏感恩。

嚓——

禾被镰刀拥抱时,发出的疼痛而甜蜜的声响。

谷穗弯下腰,是对劳动的致敬;收割者对谷穗弯下腰,是对奉献的感激。然后,就听到镰刀与禾的亲吻,嚓。

嚓——几只隐在秋深处的鸟突然飞起,它们追上越来越高的白云,叽叽喳喳地说着天地间的爱事。

嚓——收割还在继续,直到整个秋天,被放倒在大地上。

明月朗照(外一首)

马骏斐

一块玉佩
悬挂在秋腰际
我们把它叫做圆月
一种情感
流淌在秋经脉
我们把它叫做乡愁
一份亲情
汇聚在秋中央
我们把它叫做团圆

明月照耀
乡愁如此明亮
让我们看见
那条连着故乡的小径
沿蜿蜒的思念
我们抵达心中最温暖的家园
那个叫中秋的日子
为我们守候
一年又一年

秋的中

秋的中
我们以一只月饼为食品
一品岁月
是否还是曾经的香甜

秋的中
我们以一杯浊酒为饮
啜一啜时光
可否依然醉人温馨

秋的中
我们以一轮明月为镜
照一照游子
有多少乡愁染上两鬓

秋的中
我们以满天月光为水
濯一濯心灵
让蒙尘的情感重新鲜艳

人约黄昏(外一首)

马骏斐

晚霞和朝晖
在忘却时光的眼中难以辨别
绚丽的光芒
永恒定格在心空

一直守候在岸边的人
只看见如眉柳叶被金色笼罩
那些不曾失落的日子
是剪不断的乡愁

翩然而去的岁月如花
我们已经分不清曾经的澎湃或低吟
所有的羽痕
都是梦的飞翔

暮色熔金时刻
那在潮声里守望的人

依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海鸥飞处
那相约的人牵手走向
金盏花簇拥的星河

问斜阳
彩霞满天时分
我听见你在烟锁重楼中一声叹息
碧云天下的望夫崖边
你一直在追问
几度夕阳红

而此刻的窗外
正是烟雨濛濛
那蓝天上的云影
与你一起消逝了羽痕

在水一方
你留下一首歌在水云间
令人感慨
匆匆太匆匆

而我有比六个梦更多的梦境
它们都被打上梅花烙印
成为心有千千结的幽梦一帘

如果我也是一片云
我就会穿上梦的衣裳
在失火的天堂里
问斜阳